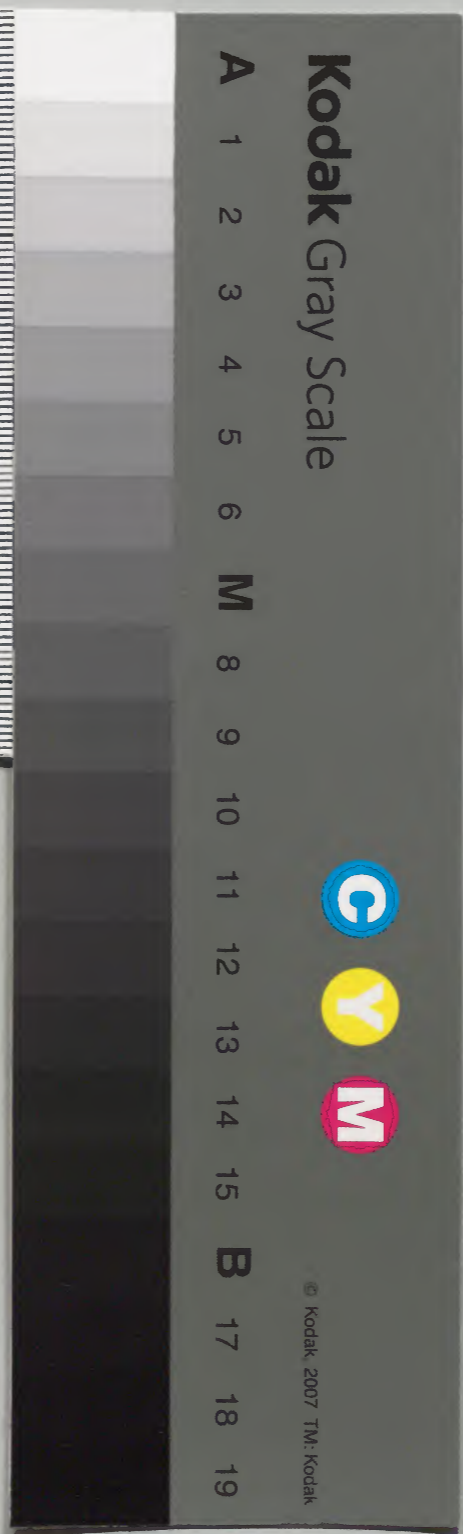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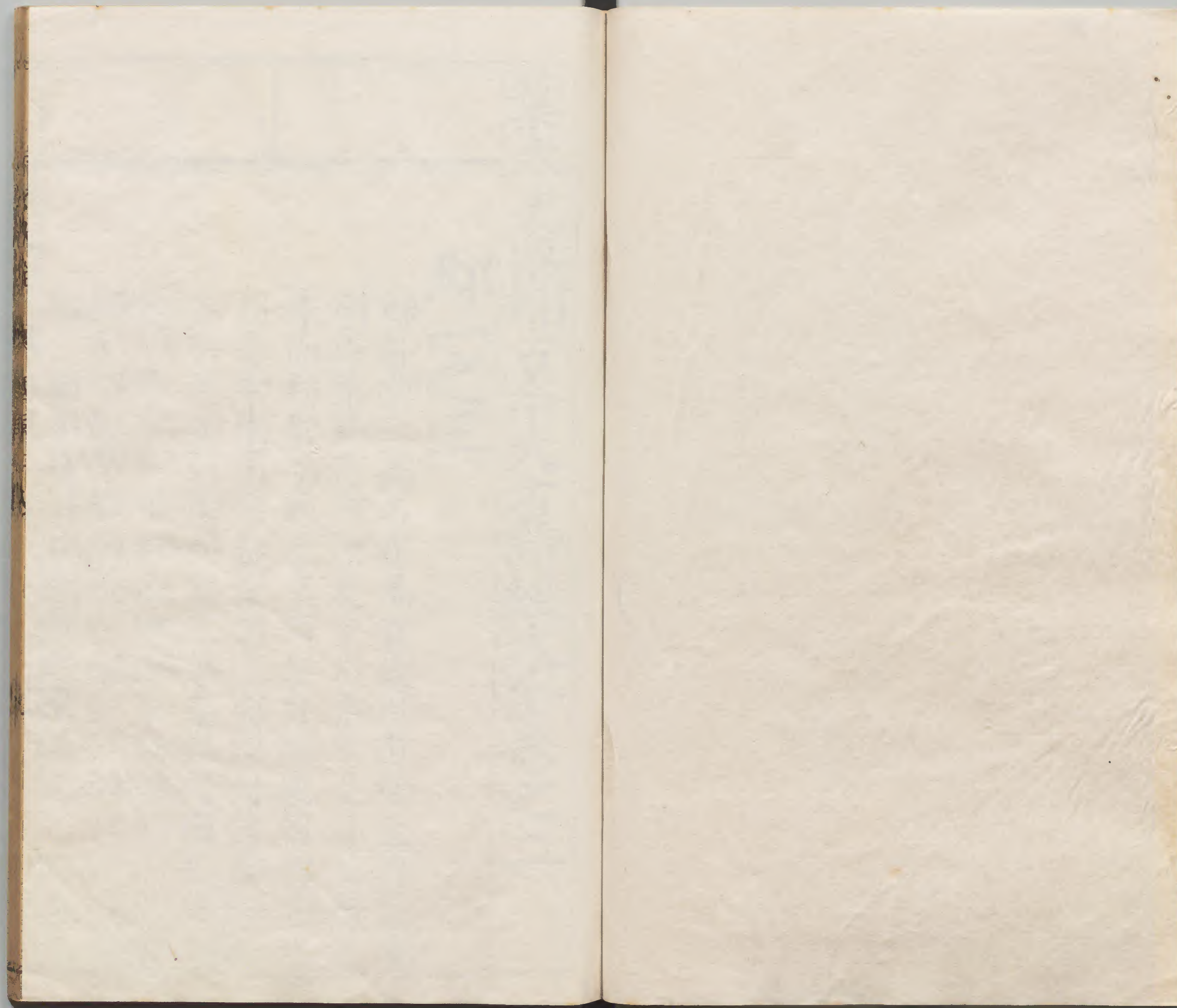


詩經大全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37)		
函號	別	3	1





葉太史叅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二

邶一之三

淺草文庫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
 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
 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
 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
 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安城
曰武王作酒誥康叔而曰大明命于妹邦
殊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而大明命于妹邦
鄘之地豈始為武王封也
衛也
 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

詩經

國風

一

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却鄘之地至懿公
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
徙居于楚立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
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立
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音相去滑濮等州
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懷州今懷慶府
今彰德府開封府今開州今滑州今滑縣
濮州今濮陽府今濮陽縣今滑州今滑縣
濮州今濮陽府今濮陽縣今滑州今滑縣
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存其國
強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音係有鄘音
音者係之異也音故詩有鄘音昔係之鄘音
音聲之異也音故詩有鄘音昔係之鄘音

繫下之大義又也無所考不若闕之為緝也
○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各得於衛地者
為鄘得於不與衛之滅國也○華嚴氏曰存
即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華嚴氏曰存
綠衣燕燕等詩莊姜自作共姜作或係鄘
言沫鄉竹竿作于衛國而或係鄘或係鄘
一係意大帥各從得詩之而一係鄘或係鄘
所必係意大帥各從得詩之而一係鄘或係鄘
之如春秋昭公八年者無乃欲寓興而九年
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亦如此意陳而九年
存鄘之名置於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
削夫子存其名而不革耳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
皆為變風焉○華嚴氏曰關雎反乎此者變
也却鄘衛皆首二南也衛禍起於反席張氏曰
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也衛禍起於反席張氏曰
正風以關雎為首二南也衛禍起於反席張氏曰
也變風以關雎為首二南也衛禍起於反席張氏曰
之變者次也○春秋所見百七十七餘國變風之
眉山蘇氏曰春秋所見百七十七餘國變風之

詩至大
國風二

凡芳切友

作春秋數世矣而載於大師者雖檜曹之小國意
者列國不皆有詩其首詩者雖檜曹之小國意
不能已也

耿古幸反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敖五羔反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徹徹不寐貌也○震源輔氏曰蓋人有
心也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
及也古然下字不苟如此唯
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栢舟自比
彼興此詩才說栢舟下而更無點意
何以為興○栗子曰栢舟下而更無點
彼興此詩才說栢舟下而更無點意

詩經

是比○妄城劉氏曰有全章皆此者如
固專屬比矣亦賦而此意之外繼陳其
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此意之外繼陳其
之體例求之則此類亦可以為觀之比
栢為舟堅緻密也牢實而不以乘載無
劉氏曰薄字訓附也
伯若訓離騷九章芳不得卦雷風相薄
而亦訓但汎然於水中而已用意皆在
為附也汎然於水中而已用意皆在
舟在於彼中河也故其隱憂之深如此
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
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
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為卑弱而末
飛可見婦人無可去之義矣故栢舟
以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栢
以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栢舟

國風

二

亦是一證。○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如如預反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狂想逢彼之怒。

賦也。鑿，鏡也。茹，度也。待落反。廬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度則也。過也。音徒。據，依也。告也。○言我心既匪鑿，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亦甚矣。

卷眷弛反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習謂從容而不生疎也。○東萊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常也。威儀之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擇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詩經卷之五

國風

四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
妾也觀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
心而手標然○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
事以至於拊心而
有標則其憂極矣迭待結反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華谷嚴氏曰微謂不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
而微此日而微月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
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
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

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憤心古對反
亂也眊冒

栢舟五章章六句深子曰讀詩須當諷咏看
栢舟五章章六句

明也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甚處如婦人實
獲則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
厚怒哀樂之節者所以此為變乎禮而繼二南
之喜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信皆當以此為
第之屈原不於此忍其憤懣沙赴水此賢者之
法如屈原不於此忍其憤懣沙赴水此賢者之
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今此何必懷者此
以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怨是此看所謂懷者此
未有不和乎意曰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
有可怨乎事亦須還他如此說無過當處既不
成只如平時却與須還他如此說無過當處既不
于其天更耳亦豈可無此者喜處憂危只要不失
過其則耳亦豈可無此者喜處憂危只要不失

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
思却又分好乘載也末章曰首月為栢舟
為當明而可當用尊而早也所謂詞氣早順
其全篇固然未後兩章尤可守而不可易夫
曰莊姜處夫母之慈愛猶可也故曰難易
其夫共姜處母之慈愛猶可也故曰難易
母然母之慈愛猶可也故曰難易
之昏惑不可移也故曰難易
志於夫而無怨也故曰難易
絕而弟之情不見於意不禮於弟而無
心儀者可以自反者惟知志者無
怒我者無以自反者惟知志者無
以居變者無以自反者惟知志者無
不得於夫之道也故曰難易
也而夫始於此乎始於此乎始於此乎
乎乃邦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
乎憂乃邦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

於天下後世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
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
方之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
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武公曰莊公揚
公所謂妾或州吁之子也其有罷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此所謂妾或州吁之子也其有罷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
微隱猶妾蒙罷而顯夫人見正色反為裏而使
之不能自巳也○南郵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
為一身之私哉○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

詩經大序 國風二 六

言終九全一國風二卷
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
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
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

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
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孔氏曰
色為衣而在上正色為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
夫人反見踈而卑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
尊卑亡之為言忘也

女音汝 治平声

詭音九叶于其反

○綠衣綵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詵

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
詵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
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
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
而已震源輔氏曰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
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妻七西反 風可為語反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

此也淒風寒也。○締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采子曰：古人所為，怡與我合，只此便是。至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正謂是爾。○震源輔氏曰：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之所以求無過，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姜無子，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州吁。嬀人子嚴氏曰：女子之情多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氣溫柔敦厚。如此詩曰：詩可以怨。○黃氏曰：觀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

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能知如此，氣坦夷，固與氣息厚積中而然也。○年語矣。蓋不得已而後言，而仁厚積中而然也。○年語矣。蓋民曰：不傷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可以脩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類怨也。夫此類也。夫此類也。

差物宜反

野叶七與反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亂音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曰：古漢書童謠：燕燕，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廬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公羊傳注：○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

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嬖大歸于陳而
莊姜送之作此詩也歸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
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
上一下故感以起興○肩山蘇氏曰禮婦人送迎
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
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
晉褚太后被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之不幸罹此
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谷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難別之
情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耳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

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也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將送也佇立久立

頡戶結反 頡戶即反

上時堂

于叶尼心反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
在衛南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
思之不忘也

任而令反

只音紙

淵叶一均反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

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嬖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

詩在

國風

卷

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
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媯之賢如
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
也孔氏曰言仲氏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深遠又終
也於能將歸之事以善自謹慎其身心內外之德既如此
之故勤勉寡人以禮義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
之死戴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
也慶源輔氏曰以恩愛相信不淺露也二者其本
也為至塞實不虛妄也淵深不淺露也二者其本
性之溫和惠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焉則其情
有是美德而可又謹於人之美德而慎則持身之謹也
持身其賢為可知矣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
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或謂戴媯不以莊公已死
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文之塞實淵深所稟之
厚故能如此宋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

義精密如此先王肇脩一人紀至茲州報或深訓歎之
又曰譬如書工傳神一出
燕燕四章章六句天台潘氏曰前三章但見莊

四章乃見莊姜之德戴媯非是情愛之私也
有塞淵溫惠之德不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
君之思勉勉莊姜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於
姜相勤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於
此無非情性之正也所謂新安胡氏曰國風維
變適有如是之婦人也此所謂新安胡氏曰國風維
而康叔之如是之婦人也此所謂新安胡氏曰國風維
是詩未嘗不歎猶在人也此所謂新安胡氏曰國風維
悟立莊姜以爲之主伴戴媯以爲之助則
門正矣立子完以爲之主伴戴媯以爲之助則
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爲之助則
教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爲之助則
武公之去之夫如乃是以則衛非今之姑教之爲之助則
謂國家無窮之禍不乎以則衛非今之姑教之爲之助則

燕燕四章章六句
國風二
燕燕四章章六句
國風二

日居月諸昭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

處胡呂反

顧叶果五反

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長樂王氏曰之道我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莊姜宜也自處以古人則為法而望人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

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安城劉氏曰每章章末二句皆有望之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

好呼報反

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人之兮德音

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

無良醜其實也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脚谷
意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

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

終益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安城

母而訴之也循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母之意 述

日月四章章六句震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

不我顧言不顧也二章言寧不我報
不相酬答也三章言可忘也三章言寧不我報
切矣四章言使報我不可忘也三章言寧不我報
相報我而報之不循義理也
是猶有安胡氏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
篇放此新安胡氏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
反覆無定之意故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
而當在燕燕之前故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
云當在燕燕之前故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
月當在燕燕之前故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
來之當在燕燕之前故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
之微也燕燕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
堪耳或以此觀之則燕燕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
日之何也曰婦人禮儀之所當也變乎天理之法
其所使也曰婦人禮儀之所當也變乎天理之法
賢乎哉是變而為失者之法也

笑音燥 謔許約反 教五報反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霾比音反叶音裡

來叶如字之陵之反

思叶新才新齋二反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心

思

比也霾兩去土蒙霧音茂又也。爾雅孫炎曰大風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毛氏曰心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

嚏

曠於計反 嚏都麗反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蘇氏曰古不日有曠言

既瞠矣不旋日而又瞠也亦此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孰鼻音仇病寒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

○瞠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

懷叶胡根反

懷

此也瞠瞠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此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虺之雷則殊未懷思也有開霽之期也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在暴二章有顧笑惠來之狂惑皆止一章言無常狂惑漸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四章則愈深而未次日惟次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而後舟綠衣惟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錮而猶不為斥言及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錮而猶其詞此豈情之所浣已哉

鐘吐當反

兵叶噴苦反

行叶戶即反

擊鼓其鏜鏜用兵士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

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漕衛邑名華谷嚴氏

也南○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固言衛國之民

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端

也鎬音滴也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三山李氏曰
不勞苦而苦鄭氏曰南行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
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

仲救中反叶敦衆反

仲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
也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必為主蔽邑以賦與陳蔡
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
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
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

喪息浪反馬叶蒲補反

下叶後五反

下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
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契舌結反闊叶苦劣反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叶魯孔反

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

詩經大雅

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音吁下同 闊叶苦劣反

活叶戶劣反

洵音荀

信叶師人反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

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

同釋文曰即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

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

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

肯為之用爾○豆城朱氏曰役土功為國者此民也築城於○先王之於民也南行而平陳與之則必先其民也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用之則必先其民也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與罷民之力以其民也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亦罷謂忍之矣宜其卒

至於敗亡也宜其卒

天於驕反

勞叶音久保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孔氏曰李巡云萬物喜樂

故曰凱風觀樂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

其稚弱而未成者也赤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

天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

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觀風

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眾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好身至於少長則母亦嘗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苦力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聖善我無令

人

興也安城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興二章相聖獻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而不同也突然非美才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

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襄祭劉氏曰自

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下叶後五反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使母勞苦求嫁也○孔氏曰寒泉有益於浚浚民益於母乃寒泉之不如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

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為詞且母欲嫁者本為淫風上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
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今日上章言母氏劬勞謂長養
勞苦思嫁與上不同也
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日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

心 ○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興也睨睨清和圓轉之意新安胡氏曰黃鳥即黃鶯其音清和流轉
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
悅母心哉孔氏曰三章以無情與有情四章以無

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

宜耳寒泉能使甘之有子莫慰母心○正齋黃
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莫慰母心○正齋黃
氏曰替瞽曰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
蓋曰誠曰吾罪馬而巳矣此詩乃一曰有子七人
舜耕歷山氣象○蓋也抑以見一曰有子七人
已孝之至也○震源輔氏曰不怨母而責
入見之則可自令其子觀之則見其善則足
七子之母成其善志也其曰然則見其善則足
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其曰然則見其善則足
此則未安也但子退之施其於母善過為婦美
考天之王聖明雖程子亦以里操云臣而事君如
心而先聖明雖程子亦以里操云臣而事君如
聖人不能無患難有其樂天知命尊君乃強以為
固自不能無患難有其樂天知命尊君乃強以為
者哉

世移世反

詩經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去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慶源輔氏曰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

上時掌反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

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

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慶源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忠叶新齋反

來叶陵之反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

來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程子曰日月陰陽相配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意總包意其間○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迭來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行下孟反

枝之鼓反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臧

賦也百猶凡也枝害求貪臧善也○言凡尔君子
宣不知德行乎震源輔氏曰不與鄂不辯之不知德行之若能不
枝害又不貪求正齋陳氏曰枝心之生於貧賤患難者
能枝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入于枝則何所
故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
也策呂氏曰思其君子之切而不知其未得歸也
所而不自解曰九百君子之問固未害也○新安
明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
非徒以考其性情又將以考其澤蓋法
傳之禮樂雖亡於此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匏瓠也埤雅曰長而瘦小曰匏之苦者不可
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

而不可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
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訖考擊鼓怨上之詩也
以役止曰國自詒伊阻行無期度思其危難
讀詩者其可過曰苟無飢渴而巳作詩者如
雜詩四章前三章皆閨門之內以愛為主章乃
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惟其思之切故
其憂之切也深惟其憂之正也深故其勉之也
乃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求此孔門克
亦之術求仁己此其所行以爲先王之遺澤也
揭苦例反

之時也華谷嚴氏曰匏經霜其葉濟渡處也行渡
 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爾雅邢昺水深至於禪以上者
 而各厲褰音衣而涉曰揭爾雅深至膝以上為涉
 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
 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
 度禮義而行也毛氏曰曹事制宜如遇水深則厲
 哉○華陽范氏曰深則揭矣男女之際亦當量
 顧禮義猶不渡水之深淺而欲濟也宜斟酌也若不
 濟亦反鴨以小反
 ○有彌濟盈有鳴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

求其牡

比也彌水滿貌鳴鳴鳩聲軌車轍也竹房張氏曰
 轍也從車凡軌從車軌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曰
 轍也然集傳獨從軌蓋以周禮軌人疏轍廣謂之
 雜矣亦為○靈陵羅氏曰周禮軌人疏轍廣謂之
 亦同後人因謂車輿狹曰車軸謂轡頭也轡即車
 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
 則水涉三三寸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
 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
 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
 家以牝為雞為狐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
 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是亦大異也如
 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是亦大異也如求其牡是亦
 得詩人之旨矣如求其牡是亦大異也如求其牡
 集傳之旨矣如求其牡是亦大異也如求其牡是亦
 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

泮

鴈許王反

旭許王反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行禮故言鴈聲以鴈鳥名似

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大昕氏曰日出謂

昏禮盧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納采用鴈孔

曰六禮唯納用幣餘皆用鴈刻半為昏鄭氏曰用鴈者取

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氣熱即北寒也○南以

注曰鴈為鳥蓋河中取之信一取其和也○宋

子曰凡費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續交絡之○安城

鴈者隹集傳曰禮之言始耳用親迎去聲以婚而納采請

期以旦鄭氏曰用昕者君子行礼貴其始親迎用昏鄭

氏云取陰陽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

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

禮如此以深刺去聲淫亂之人也新安胡氏曰宋士

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而有婚則之辭可見

輔氏曰如此淫亂者之婚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靈爰源

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人涉卬須我友

比也招招號音召之貌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

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

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

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源輔氏曰此詩意雖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苟不能婚相常禮四章則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之以刺淫亂之亂常則至干則言人當有不可不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一常逆理而無有反覆諷刺皆以濟涉之為比豈所四章居津水之傍而取譬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對孚容反 菲犯鬼反

采葍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陰陽蔓菁音精也菲似菑菑莖葉厚而長有毛下體

根也

釋谷嚴氏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雅謂意菜河內謂菘菜三月月中蒸為葍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兩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

黽勉以同心釋谷嚴氏曰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勉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葍菲者不可以其根

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

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遠則可以與

爾同死矣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

好音無遠至於偕老○程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

畿音祈

荼音徒

芥音日此

幾誰謂余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內門也

曰韓詩云白石為門畿蓋門闕也韻會荼苦菜蓼

屬也詳見良耜薺其菜取本草曰薺味甘人宴樂也

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

遲遲不進益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

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

耳又言荼雖甚苦反其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

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

不見恤棄其情甚苦則荼反其於薺婦人見益婦人

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要

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

薄情下四句則此已之甚苦而美其夫之方樂賦

賦而比比者文意亦放此云

○涇以渭濁湜湜其泚宴爾新昏不我屑

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笱古口反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筭山頭
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
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
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西源州百泉縣今中涼府清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
州馮翊縣今西安府清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
同州地並隸陝西府湜湜清貌吐水渚也屑繫以
與逝之也梁堰音石障水而空音其中以通魚之
往來者也苟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
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
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
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

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
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繫而與
之耳又言母逝我之祭母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
母居我之處母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
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
也慶源輔氏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
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智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

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

匍音蒲匍音下友救叶居尤反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安城劉氏
今俗所謂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孔氏曰
未行之狀也故取名力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
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
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
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於必度猶隨事
劉氏曰深淺以與有亡方舟泳將以與勉求也
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慶源輔氏曰
恤隣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所謂我德也
頌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婦計六反

○不我能慥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

售布救反叶市周反

鞠居六反

覆後方漢反

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
予于毒

賦也慥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
勞如此而女既不可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
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
不見售也程子曰凡人所共知善者由其
出手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
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
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
生於困窮之際亦通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

詩經卷之七 國風 卷之七 十六

棄予是也。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鞫，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長。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

蓄勅六反

御奇呂反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

沈音沈

潰戶對反

肆手至反

窮有沈，有潰既詒，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

堅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沈，武貌。潰，怒色也。氏曰：沈，水涌也。其勇如水湧，水之潰者，其勢摧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肆，勞堅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益欲以禦冬月之無

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要成制氏曰：古人場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今君子安於

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南豐魯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怡，老乃姑以禦窮而。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

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慶源輔氏曰：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栗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序。如輔氏曰：明此氣力去，後尚做得不好。○慶源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

詩經

谷風六章章八句。栗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此說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序。如輔氏曰：明此氣力去，後尚做得不好。○慶源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

謂賢婦人笑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置
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
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
之義皆其節之猶可取者也至于見棄則而
無可棄之罪也徒諂然其夫之言安于新昏
為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
死庶幾乎夫子所
謂可以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微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

鄭氏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微猶非也安成劉氏曰比章中露露中也言有露

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釋文曰杜預云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

衛於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

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孔氏曰王憂臣勞主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皆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

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問式微詩以為勸和戒
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
羈柙狼狽之君如此補傳云以詩連帥元救恤
意○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連帥元救恤故
編之衛風

言終乃全
高叶居謁反
延走旱反
伯叶音逼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疊山謝氏曰
叔伯字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踈闊因托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軍萊呂氏曰葛始生其節闊而密既長其節闊而踈
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耳
此詩本音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慶源輔氏曰本貴衛君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寬厚之情也

叶奉反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詩經卷之六
國風卷之二
七

賦也大夫狐裘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
久而來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
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
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會亂
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
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素果反

叶樊里反

襄由救反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襄如充

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襄多笑貌充耳塞

耳也耳襲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
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衰然如塞耳而無聞
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
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
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
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
以也四章衰如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
也諸疾雖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
柰何靡所與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
相接故秋之為患黎衛乃四鄰之道抑亦唇
齒不救黎之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唇
齒寒矣觀其後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
而救之觀其後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

為最切。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千舞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鄭氏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玩物之意味若自譽而實自嘲也慶源輔氏曰此方將字可見以為頌人以此便為辱亦是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也

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碩人俟俟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

組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俟俟大貌轡今之韉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安成劉氏曰既能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嘲也

籥余苦反

翟傳歷反叶直角反

溼於角反

楮音者叶陟畧反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

行... 國... 廿一

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
孔之釋文曰以竹為籥長三尺執
渥厚漬也既渥是也言漬之久厚而有光澤故以
喻顏色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
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燕禮主人洗爵獻工
爵謂此獻工之禮也錫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
勞賤者之道乃反以其賚予與之親洽為榮而誇
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
肆焉故不恭之意何其世之意唯輕之是以玩之志惟
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誇

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榛側中友

本音零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安成劉氏曰楚詞相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
木有枝有心悅兮君兮未敢言越人歌曰蘭有秀兮菊
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
朱子嘗曰知此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
則知與休矣
苦葉似地黄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
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
遲暮集註云言美好之婦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
人蓋託辭而寄意於君也

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竹房曰：榛之實其美而山有之，苓之莖其美而隰有之。以與為人思之，而不美，好者惟西周有之。者其人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嘆之，所以思之也。此蓋伶官碩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資君也。然思盛世之辭，其詞甚厚，而不實衰世之幽厉。此詩人之忠厚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

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問如張子之

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蓋善。宋子曰：古之樂故，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者而為之，則樂故亦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正與此自譽者，皆所以自朝。其源輔氏曰：朝賤役耳。今詩之意，相為之。正猶君子遠害，屈于也。賤言君子遭乱，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屈于也。

比悲泉反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變力轉反

謀叶謨悲反

思叶所齊反

諛彼者，惟聊與之謀。

興也。悲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去州林慮。問縣南彰德府林縣河。

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孔氏曰即鄒衛
 故却云亦流于淇鄒云送我乎淇之變好貌諸姬
 上矣衛云瞻彼淇澳之類皆言淇也
 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此詩言怆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
 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
 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慶源輔氏曰讀
 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
 與體中說得極好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
 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諸
 情而無所隱則其
 情之正大可知矣

涕子禮反

餞音踐

祗乃禮反

遠于萬反

○出宿于涕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

弟待禮反

禰叶獎禮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涕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
 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孔氏曰所以祖
 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較祭又名祖聘禮及詩云
 出祖是也又各道之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皆先較
 而飲餞乃出宿者見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
 飲餞為出宿而設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
 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安成劉氏曰夫
 姊二人為媵而同姓二國姓媵之人有姪娣皆謂
 之媵凡六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之作而以諸姬為
 是夫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以諸姬為
 輩行者乎○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
 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
 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

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十叶居馬反

牽胡瞻反十介反還音旋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

端市專反

衛字本與邁善叶今讀誤

邁逆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下山言山脂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釋文曰牽車軸頭金○韋谷嚴用在脂故曰載脂載牽謂塗畢乃還四旋也旋其設牽於牽其用在牽故曰載牽嫁來之車也逆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

而不敢遂之辭也

歎叶它消反

漕叶祖侯反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憂於彼而寫其憂哉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所經邑故又思之○故思此而長嘆須漕自衛而來欲出遊于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慶源輔氏曰思婦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姊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婦事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也雖賢士凡誰之况婦人乎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寔者貧而無以為
禮也孔氏曰寔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
○三山李氏曰無言○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
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問只作賦說
當作賦而此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
此意思○孔氏曰仕也○孔氏曰又嘆其貧寔人莫知
子曰偶出北門而有仕也此言○孔氏曰我之困苦天實為之使
之而歸之於天也孔氏曰我遭此之至也○鄭氏曰詩人
不合則去今無去心忠之也○慶源輔氏曰終人
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慶源輔氏曰終人
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也慶源輔氏曰終人
歸之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乎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先粟我我入自外室

護知華反叶竹棘反

人交徧謫我已匪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
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謫責也○王事既適
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寔貧又
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
極矣孔氏曰言非直已貧寔君政又皆埤已我自
君所困內為則室人不知故又自決埤之於天子
陽范氏曰閑睢之化行則婦人能閑其君子至於
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敦叶都回反

遺唯季反叶夷回反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

詩經卷之六

國風卷之二

十一

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鄭氏曰推者刺譏之言○慶源輔氏

抑又甚於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

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

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

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

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

為忠臣也鹽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勞苦君無

推徧四反

不知臣也一毫之事功君无不報此先王所以
群臣至於終窶且貧本蓋在此也王所以
臣事之獨勞入且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
忍飢寒而交徧謫之窮人呼天亦無一毫怨
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
天忠信重祿以勸之命之士也如有此而不
能忠信重祿以勸之命之士也如有此而不
輔氏曰揚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者可以為萬
世之法也

兩于付反

秀音康反

好呼報反

行叶戶即反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和音餘下同

且子餘反下同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零雪盛貌惠愛
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釋文曰爾亟急也
只且語詞○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
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
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
不速矣慶源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
之智也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

皆音皆叶居奚反 霏芳菲反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
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齋山謝氏曰此
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歸者去而不反之辭
也止於霏矣喻禍害愈急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鷓黑色皆不祥之物
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
問狐與烏不知此何物案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
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齋山謝
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

詩經卷之六 國風 北風 十一

言紅大令 國風二卷 廿九

風人之法度也。○震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月所見者，無非赤狐鳥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妄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為仕于衛者所作。其虛其邪，既亟且三，章三言之，豈果于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殊亦朱友

搔蘇方友 脚直知友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踟蹰

踟直誅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蹰猶躑躅，音擲觸，行也。此淫

奔期會之詩也

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向取乎閒雅。宋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

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人於城隅，安得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可也。他可知。

形徒冬友 管古充友

熇于鬼友 說音悅 澤音亦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彤管有熇，說懌女

美

賦也。變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

廬陵歐陽

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蓋相贈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鍼與針同。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熇，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詩經大令 國風二卷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

貽與異同

之貽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美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美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美而其美亦美且異然非此美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東陽詩氏曰首言城隅未言自牧不特俟於城隅亦且相逐于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此此礼反

亦莫尔反

濩音渠

簾音除

鉅斯淺反叶想止反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濊條不鮮

賦也泚鮮明也

新安胡氏曰臺在河上

瀰瀰盛也

燕安婉順也濊條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濊條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腰音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蓋山謝氏曰濊條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西七罪反
池每罪反

○新臺有泗河水泔泔燕婉之求濊條不

殄

賦也洒高峻也澆澆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

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東萊呂氏曰國人不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

者遽除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

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

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南豐曾氏曰濠繁戚施皆

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而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尾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

考也諸篇放此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

其惡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之子納壽王

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納平王

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

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機失天下則

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

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

葛洪始加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

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徒見其影故救之不可得是思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

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慶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

而巳故先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
死明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言昭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宋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其情則可取雖于理為未當然
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
曰伋當此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惡
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
于元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
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

詩經二卷終

有之不矣氏故太至子○殺聘
 甚倫夫因曰取史於取慶之絜
 於亦父宣宣之公如比源未絜
 此廢而姜公非欠是詩輔嘗又
 時矣不而納便此之者氏可
 者春父殺子以意酷所曰得格
 也秋則二之二然以以二此姦
 其以君子妻以所萬宜處此所
 卒來之道父為處有抑戒志亦
 胥三綱以子妻則夫倫婦○豐
 為廢之不倫滅矣人豐城發朱
 夷九法數而矣夫倫滅朱
 也宜哉未君夫而臣
 此十九篇七十二
 章三百六十三句
 劉安成
 衣則婦之妾十
 九篇而即風才
 十有九然觀
 夫則父之道垂
 新臺則燕則
 臣才十有九
 然觀劉安成
 今則無尊賢之
 心北門則無
 恤隣之二義
 簡乘則
 常敗政莫甚於
 此矣所以居
 變風之士首
 歎於
 呼渡河野處而
 後知也
 讀定之方中而
 後知也

